

## 糖糕

◆石塘镇中学八(1)班 **王浩鑫** 指导老师 陈婷婷

腊月廿八的云南，外婆早早从集市买回了新鲜的糯米粉，盛在竹筛里，细细筛了两遍，只留下细腻无颗粒的粉末。

我总爱蹲在灶台边，看外婆忙活：她将糯米粉倒入大木盆，加适量温水，用手顺着一个方向慢慢搅拌、揉压。糯米粉起初干散得很，沾得我满手都是，可揉着揉着，便渐渐变得软糯，像一块温润的玉。外婆的手沾着粉霜，指节因为常年劳作有些粗糙，却格外有力。她一边揉一边打趣我：“揉面要耐心，这活儿跟你打游戏练操作一样，急不得，得稳住节奏。”

揉好的面团要分成小剂子，压成扁圆的糕坯，再撒上厚厚的红糖碎，或是自家腌制的桂花糖。我学着外婆的样子压糕坯，不是压得太厚，就是形状歪歪扭扭，惹得外婆直笑：“你小子这手艺，压的糕比我家簸箕还歪。”说着，外婆伸手拍了拍我的后脑勺，带着我慢慢压，指尖传来面团的软糯，连院角的掌心温度。层层叠叠的糕坯码进蒸笼，底层垫上芭蕉叶防止粘连，再在糕面上摆上几颗红彤彤的蜜枣，红与白的搭配，是年味最鲜活的底色。

柴火灶上的蒸笼呼冒着白气，混着桂花的气息，慢慢飘满了屋子，连院角的茶花都似被熏得甜了几分。我扒着灶台边缘，眼睛直勾勾盯着蒸笼盖，鼻子不停嗅着。外婆笑着回头瞪我一眼：“臭小子，再盯也没用，糖糕等蒸透了才软糯。”终于，糖糕蒸好了，外婆用干净的纱布托住蒸笼，倒在竹盘里。一块块圆滚滚的糖糕冒着热气，红糖融化在糯米里，甜而不腻，桂花的清香飘散开来。

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咬下去，烫得直吸凉气，外婆伸手替我擦去嘴角的糖渍，眼里的温柔像蒸笼里的白雾，暖融融的。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，桌上摆着糖糕、腌腊肉、酸菜汤，长辈们聊着家常，说着过去一年的琐事，我啃着糖糕，听着大人们的笑声，觉得这便是最踏实的年味。

如今我在外地，很少吃到外婆做的糖糕，可每次想起春节，脑海里便浮现出糯米粉的香、外婆粗糙却温暖的手，还有那一口甜到心底的糖糕。

## 花灯

◆市四中七(12)班 **王克莹**

正月十四，元宵节前夕，村口的祠堂里已挤满了人。我挤进人群，只见几位老人伏在巨大的工作台上，刻刀在他们手上下下游走，刀锋过处，鱼鸟花草、走兽珍禽的轮廓渐渐清晰——这是温岭特有的黄纸花灯，他们正为明日的元宵盛会做准备。

温岭的元宵有一个传统，将这门“以刀代笔”的民间凿纸艺术，与元宵花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。

元宵的黄昏时分，天色并未完全暗下，烟花已迫不及待地夜空中绽放。我跟着涌动的人群走向田埂，远远便望见那缓缓移动的塔灯，上面的图案在灯光下栩栩如生。棱角分明的灯骨上，糊着薄如蝉翼的宣纸，内里的灯光点亮，映出纸上精心凿刻的图案；有停在枝头报喜的喜鹊，有《山海经》里奔腾万里的古良马，还有几匹色彩鲜亮的卡通小马。在这个满是传统元素的元宵夜里，这盏卡通马灯在暖橙的光晕下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。

“囡囡来啦。”在一片热闹中，摆着凿纸体验摊的王爷爷向我招了招手：“这灯好看吧？可费了我不少功夫呢。”我挤过人群，指着那盏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卡通马灯，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王爷爷却爽朗地笑了：“没想到吧？这是前几天来玩的小朋友们提的主意。我寻思着，老手艺也不能总守着旧模样，得跟上时代。传承这东西，是活的，有人喜欢，有人愿意看，那就把它刻上去。”

我再次抬头，端详着塔灯上的五匹卡通马。它们同样栩栩如生，高昂着前路，竟也有千里马的昂扬姿态。“漂亮吧？”王爷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“这新旧融合，老的东西不丢，新的东西加进来，元宵照样热闹，这灯也就能一直亮下去。”
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凿纸艺术在元宵夜，无论是刻下古良马的雄壮，还是刻下卡通小马的灵动，都是传承最生动的体现。

过去我总以为，和美元宵不过是节日当天的热闹和谐，是万家灯火下的团圆与欢笑。可当我再次望向那盏卡通马灯，暖橙的灯光透过薄如蝉翼的宣纸，映出小马高昂的前蹄，耳边又响起王爷爷的话：“传承也是活的，有人喜欢，那就刻上。”



## 糖画

◆市三中七(3)班 **杨伊熙**

除夕下午，我和妈妈又踏上老街的青石板路。街上人头攒动。卖春联的铺子前围满了人，中央一位大哥潇洒挥毫，明红的纸上，毛笔游走，提、转、压、顿，一气呵成。周围的喝彩声此起彼伏。一旁的妇人眉开眼笑：“微信、支付宝都可以啊！来，码在这儿。”妈妈扫了码，接过春联，继续前行。年画铺子里，手艺人端坐桌前，笔下人物精细灵动；对面桌的年轻姐姐摆上了各种卡通年画，惹得孩子们挪不动步。灯笼铺更是花样百出，电子灯笼、水晶灯笼等种类繁多。一位年轻人在路边架起手机：“大家看看，这条街大概有几百年了，我爷爷当年还在这儿卖过鞭炮呢！”

妈妈边逛边感叹：“我们小时候过年可有仪式感了，从头到脚都得换上新的，满街鞭炮声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打打闹，这年啊，就过去了。现在过年，热闹是热闹，可总觉得年味不如从前。”

不觉间，我们拐入一条小巷。巷子里店铺寥寥，有些说不出的寂寞。一位老太太守着糖画摊，生意冷清。妈妈眼前一亮，凑上前用方言要了两个：“‘阿婆，我们要一斗牛和一条龙。’”老奶奶应了一声，她慢慢舀起热糖浆，手丝毫不抖，糖浆徐徐淌下，一头瞪大眼睛的牛便神气活现地出现了。老奶奶举起那牛，悠然欣赏了一番，递给了妈妈，接着不急不躁地画起了龙。那条在空中飞舞的龙似是早已烙在她脑海里，到了最细致的龙须处，她猛地一提手腕，头上的银发微微一颤，倾下的糖浆迅速减少——龙，成了。

回家路上，依旧热闹。妈妈吃着糖画，眼中满是回忆：“我们那时候，街上全是这种铺子。没有扫码，没有直播，也没有电子灯笼，到处是吹糖人、画糖画的。我们小孩攥着压岁钱，看上好半天，买下最漂亮的那个。”

我没回应，思绪却飘向了这条老街。

街路是同一条青石板路，可路上的人变了，卖的东西变了，连付钱的方式都变了。可又像是，什么都没变。春联还是同样的红，糖画还是同样的甜，年也还是同样的热闹。那个举着手机大声介绍家乡的年轻人，和当年在这条街上吆喝着卖鞭炮的人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
回到家，外婆正包着粽子，瞥见糖画，有些惊讶：“哟，街上还有卖糖画的？”她手上的动作却没停，眸中噙着笑意：“做得不错。”

吃完年夜饭，我坐在窗边。没有烟花的年，显得特别安静。我忽而想起小哥说的“这条街大概有几百年了”。几百年了，这条街不知变过多少样子。可每到这个时候，还是会有人贴春联，有人挂灯笼，还是热热闹闹，每年如此，从未变过。

变的，是街上的风景。不变的，是那期盼着过年、念着团圆的心，是那个在糖画摊前眼睛发亮的孩子，是举着手机介绍家乡的年轻人，是手上不停包着粽子的外婆。

## 山粉夹

◆市三中八(12)班 **张雅诺**

东海之滨，石塘小镇，最动人的年味，藏在除夕晚上的山粉夹里。

这是渔家烟火里，最朴素的传承。

除夕的午后，奶奶就开始忙活了。她总说，山粉要纯，配料要鲜，火候要慢，味道才不会走样。她先把五花肉丁在锅里慢慢煸，油星子滋滋响，肉香裹着烟火气漫出来。再下墨鱼干、鳊鱼鲞，那是前一天就泡好的，切得细碎，一遇热，海的咸香就醒了。豆腐干、花生、芹菜也跟着下锅，慢火炒透，香气便漫过石屋的木窗棂，飘到巷子里，勾得我直往灶边凑。

揉粉最见功夫。山粉多一分则硬，少一分则散，要揉得温润柔韧，才裹得住满馅鲜香。小时候，我总蹲在灶边看奶奶揉粉。今年除夕，奶奶的动作慢了些，却还是坚持要教我揉那团粉：“马年到，你又长一岁，这手艺该接一接了。”她先把炒好的料倒进大瓦盆，再舀一勺滚烫的开水，手腕一转，水勺就在盆里划开圈。粉团在她手里听话又柔软，她手掌上的薄茧蹭过粉面，留下浅浅的印子。我伸手去摸，她就笑着拍开我的手：“烫，等凉些再揉。”

夜幕降临，年夜饭的香气在屋里弥漫。水沸时，用筷子轻轻一夹，粉团滑入锅中，片刻便浮起，晶莹剔透，透着淡淡的暖光。奶奶撒一把刚切的葱花，热气升腾，鲜气直钻鼻尖。

山粉夹入口时软糯弹牙，轻轻一咬，汤汁在舌尖散开。肉香、海香、杂粮香层层递出，不油不腻，清鲜适口。它不张扬，不华贵，却最熨帖人心。

旧时渔民出海，山粉夹耐存顶饱，是海上最踏实的陪伴。奶奶说，她年轻时送爷爷出海，总要在他的鱼篓里塞几个山粉夹，“饿了就咬一口，想着家里的热汤，就不觉得冷了”。如今日子安稳，每到除夕，它仍是餐桌上的一员，藏着石塘人的实在，也藏着奶奶不变的温情。

人间至味，从来不在珍馐，而在寻常烟火。

它盛在碗里，是美食；吃在嘴里，是回忆；藏在心里，是年味。这碗山粉夹，是石塘的根，是奶奶的爱，更是我心中最滚烫的年味。

## 除夕夜的雨

◆大溪二中八(8)班 **陈奕蒙**

我的小时候，年是盼来的。

那时候母亲在药房早晚班交替；父亲常年出车，十天半月不着家。平日早晚饭，多是跟祖父母和叔父一道吃的。一大家子人围着八仙桌，筷子碰着碗沿，热热闹闹的。可那到底不是“团圆”，真正的团圆，得等到除夕夜，等到父亲回来，等到母亲终于歇了工，等到一屋子人齐整整地坐满一桌。那顿饭，从腊月就开始盼了。

后来不知从哪年起，我对年的那份热忱，像燃过的炭，表面覆了灰。年夜饭不过是比平时多几道菜，多几双筷子罢了。吃起来，嘴里寡寡的，心里也寡寡的。

那天傍晚，奶奶在楼下喊吃饭。我趑拉着鞋下楼。餐桌上铺了红塑料布，亮堂堂的。菜比往常多：红烧肉、糖醋鱼、大龙虾、老鸭煲等，满满当地挤了一桌。连平日里不许喝的碳酸饮料，也被请上了桌，两瓶大号的橙汁傲然立在红布中央。

原来是除夕了。

我坐下闷头吃饭。长辈们高谈阔论，从一年收入聊到天气，又从天气绕回孩子的成绩。雨点似的话，密密匝匝地落下来，却渗不进胃口。吃完，起身，收拾好碗筷。

外边下着雨，声势浩大，像存心要跟烟火碰一碰。烟火被雨削得有些挫败，后半段多少有点虚张声势。奶奶和母亲收拾残局。方才还傲然挺立的饮料瓶，此刻灰败地歪斜在桌角。红塑料布被团成一团，扔进了垃圾桶。

“走，放烟花去。”母亲走过来拉起我。

“下着雨呢……”

“下雨怎么了？下雨就不过年了？”

实在拗不过她，我下了楼。

楼下的塑料棚是大人们打牌留下來的，四角支着锈铁丝，塑料布被雨打得噼啪响。我们几个孩子挤在棚中央，背抵着背，看大人在雨里点烟花。

母亲打了三下火机。第一下，灭了；第二下，又灭了；第三下，火苗终于蹿起来。引线咬住火星，“嘶——”的一声，红光在雨里斜斜地爬升。雨是细的，针一样，想攀附那点光，却被烫得在雨幕中染出一点点倔强的金红。

烟花炸开时，声音是闷的。颜色在雨里化开，金红、靛紫，都溶成一种模糊的暖，像灶膛里最后一块炭的残光。碎屑往下掉，还揣着热，落入路边水洼，发出“滋——”的一声响。一缕青烟刚往上走，就被雨丝拉住，跌了回来。

弟弟反常地安静。他正举着仙女棒，在空气里写字。他写了一个“春”字，银火花的尾巴拖得太长，最后一笔弯下来，颇像个“蠢”字。我们笑成一团，塑料棚跟着抖。雨从缝隙漏进来，滴在弟弟后颈上，他却毫不在意，仍专注地挥着那渐渐黯淡的火光。

我看着我那点光，忽然想起小时候盼年的心情。

其实年味有什么淡不淡的。它像那燃过的炭，你以为它灭了，拨开灰，里头总还藏着一点红。那点红，不旺，不烈，可它暖。它暖在母亲非要拉我下楼放烟花的那股执拗里，暖在弟弟歪扭扭写出的那几个“春”字里，暖在雨里倔强炸开的烟火里，暖在一家人挤在一个塑料棚中的这一刻里。

雨还在下。烟花还在闷闷地响。我往里挪了挪，挨着弟弟，挨着母亲，挨着这一团的热气。

# 我的年味记忆

## 红纸墨香

◆市四中七(11)班 **黄致远**

晨光微露，我的被子便一把被爸爸掀开，不过微愣神的工夫，身子已至桌前，一卷红纸自桌上垂落，繁密的花纹在其中显现，若有马蹄临空，鬃毛飞扬。“今年咱家对联就靠你了，书法不能白学。”“可……”“字好不好无所谓，对联是对来年的期望，自家人写的才灵，态度到了就行……”

写春联倒是头一回。毫端在红纸上划过，留下一道淡淡的墨痕，勾、点、撇、捺……乍一看还行，可一整个扫下来，却是令人沉默，字与字之间不成章法。一望，一旁的父亲笔画连贯，并非那么工整，却浑然一体，恍惚间，似飞鸟踏春而来。“爸，你不是没学过毛笔字吗？”“你爷爷奶奶每逢过年，对联都让我写，慢慢就练成了。”笔杆轻放于砚台，爸爸眉眼翘起，染上几分自得。“怎么都让你写，总不是没钱买对联吧？”“那也不是，”父亲轻轻拍了拍我的头，“上联写平安，下联写顺遂，把家人健康、事业顺遂、生活富足盼头写在红纸黑字里，是最朴素的祝福。”

是了，几张红纸，一副对联，把普通的门，变成有年味，有盼头，有归属感的家。“放轻松，不必在意，随便写写又如何？手写的春联，可能会有墨点，甚至会写歪，那又如何？人生本就不完美，有缺憾的美好才动人。”

阳光透过窗棂，洒下一片柔和的光影。桌上铺着鲜红的直纸，像一杯静静等待绽放的春意。我提起毛笔，笔尖缓缓吸饱墨汁，墨香在空气中轻轻散开，清浅而沉静。落笔的那一刻，世界仿佛安静下来。笔尖在纸上缓缓行走，墨色在红纸上慢慢洇开，不浓不烈，却字字清晰，把心底的期盼，一笔一画认真写下。没有喧嚣，没有匆忙，只有笔墨相触的细微声响。

红纸映着暖光，墨香绕着指尖，红纸的春联贴于门的两旁，墨迹未干，微风轻拂，抬眼望去，是了，春联写的是字，藏的是福、盼。这一笔一画，不仅是对小家的祝福，更是对“和美春节、和乐元宵”最好的诠释。

## 奶奶的灶台

◆九龙学校栖溪校区七(5)班 **林鑫舟**

汤的那份郑重与关爱。

“发什么愣？去叫你爷爷贴春联，我要炸丸子了。”奶奶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，油锅开始滋滋作响，她将调好的肉馅在掌心揉成团，扔进锅中。金黄的丸子在锅中翻滚，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照亮了这间被烟熏火燎半个世纪的厨房。

年夜饭终于上桌，红烧猪蹄、糖醋鲤鱼、四喜丸子、腊肉炒蒜蓉……每一道菜都承载着特定的寓意，每一口滋味都是一份祝福，都串联着过往的片段。爷爷斟满一杯黄酒在细酌，爸爸说起今年的收成，妈妈给奶奶夹了一块肉。我望着这一幕，忽然懂得：所谓年味，并不在那些精致的礼盒中，而在这见证了四世同堂的老灶台上，在奶奶用布满老茧的手，一年又一年为我们复制的味觉中。

饭后，站在门前看烟花。烟花绽放，似落在这沉默的老灶台上，落在一圈圈看不见的车轮之上。

## 红纸里的光阴

◆温中实验学校七(6)班 **林伊诺**

腊月的风掠过屋檐，带起了三两声零碎的爆竹声，在暮色里打着转儿落进了老屋的天井。祖父在桌上铺开一方红纸，研墨悬腕，他的手指微微颤抖，那是六十几年的光阴刻下的印记。笔锋落下的刹那，墨汁渗进红纸的纹理，像岁月渗进了生命的褶皱，一寸一寸，无声无息。我站在他身旁，看着“福”字形成，夕阳斜射进来，把那些未干的墨迹镀上了金边。

忽地忆起我小时候问祖父：“为什么过年都得用红纸？”他指着天边红红的云霞，说：“因为年兽怕红，日子也需要亮色，这些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。”他顿了顿，笑出了满脸皱纹：“红色里也装着我们说不出的话。”

除夕夜，家庭群的消息响成了一片，我倒沙发上，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地滑动，红包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。屏幕的光映在一张张年轻的脸上，那些数字跳动闪烁，像一场无声的狂欢。

祖父走进我的房间，粗糙的大手中握着两个红包，其中一个红包上写着我的大名，还有一行小字：学业进步，平安健康。字迹有些歪斜，是手抖时留下的痕迹。

“爷爷，怎么还自己做红包，现在都发微信红包了！”他抬起头，昏黄的光落进他的眼睛：“时代发展太快，你们那些微信红包我点不来。”

## 邻里春暖

◆东浦中学七(2)班 **林嘉伊**

世人总爱写灯火如海、游人如织，我也曾向往那样的繁华，以为那才是节日该有的模样。可后来才懂，人间最暖的灯火，就在寻常巷陌。

大年初一的早晨，巷子里鞭炮声零落，孩子们的笑声比鞭炮声更响。处处透着过年的欢喜，可我仍觉得这太平淡了——和城市的繁华相比，眼前的一切，似乎不值一提。

我和爸爸拿起鞭炮走到门口，刚准备放开门炮，却瞥见不久前搬来的邻居王奶奶来回搬了好几趟东西。她年纪大了，动作很是吃力。见状，爸爸立刻放下手里的鞭炮，快步走上前：“大娘，我来吧！您先歇一会儿，剩下的我帮您取！”

王奶奶笑着摆摆手，却拗不过爸爸的坚持：“麻烦你了，我年纪大了，腿脚不利索。”我搀着王奶奶安安稳稳坐下。爸爸这才放心地去搬东西，一样样摆在桌上。王奶奶连连道谢，爸爸却只是摆摆手：“邻里之间相互照应，应该的！”

王奶奶歇了一会儿，等气息平稳下来，才慢慢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襟，开始祈福。她面向前方，双手轻轻交叠，神情恭敬地闭上双眼，嘴唇轻动，默默祈求新的一年家人平安、万事顺遂。接着，她又缓缓向着地面诚心致意，感谢岁月安稳，期盼家宅安宁。整个过程安静而庄重，唯有满心期许。

看着王奶奶认真祈福的模样，又想起她笑时眼角漾开的波纹，我心里悄悄泛起涟漪。奇妙的是，这份来自邻里间的温情，半个月后也未曾减淡。正月十五的傍晚，它沿着楼道轻轻飘了回来。

我和爸爸从外面回来，看见王奶奶站在门口张望着。看见我们，她笑着迎上来：“我包了芝麻馅的汤圆，想着你们肯定爱吃，特意送来。”爸爸连忙推辞，王奶奶却直接把袋子往他手里一塞：“跟我老婆子客气什么？元宵节吃了汤圆才算团圆嘛！大年初一你帮了我，我记着呢。你也不说了‘邻里之间互相照应，应该的’！”

爸爸看着王奶奶真挚的眼神，不再推辞，双手接过袋子：“大娘，谢谢您，今晚我们就煮着吃。”我跟在爸爸身后，看着这一幕，说不出的温柔在心底蔓延开来。

回到家，爸爸把汤圆煮熟了。汤圆白白胖胖的，带着手工揉捏的温润质感，芝麻的醇香隐约从面皮里透出来。咬上一口，软糯的面皮在齿间化开，芝麻馅的甜香裹着这份纯粹的情谊，从舌尖一路淌到心底。

我忽然觉得，曾经向往的城市喧嚣，在这份双向奔赴的人间温暖里，竟是如此单薄。

原来春节最深的年味，就在邻里之间这份真诚的照应中。

## 请家堂

◆市三中东部校区七(8)班 **徐梓诺**

在我的家乡，春节最庄重的仪式，莫过于“请家堂”。

除夕一大早，一家人便忙活起来。爸爸和爷爷合力将供桌搬进堂屋，奶奶用湿抹布将其擦拭干净，在桌上摆上三牲五果、饽饽、美酒等供品。爷爷把家堂轴子挂在墙上，上面刻着祖先的名字。这一刻，全家人不需要语言的交流，只需一个眼神，一个手势，便能懂得对方的意图，彼此之间配合默契。

当夕阳染红了天边的云霞，请家堂才正式拉开序幕。爷爷提一筐纸元宝，带一串鞭炮来到墓地。他跪坐在祖坟前，放鞭炮，烧纸元宝，接着磕头。远处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他却丝毫不受影响，一项项仪式完成得庄重虔诚，真诚地请老祖宗回家团圆。

爷爷回到家后，在供桌上点一炷清香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一家人一齐行礼。我跪在地上，向家堂轴子磕头，心中默念：“请老祖宗回家过年，保佑新的一年全家平平安安。”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没人打破这份宁静。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只有深深的思念，连接着血脉与亲情。

初一清晨，所有人都出来拜年。小巷里，大家三五成群，结伴而行。跨进别人家门，一眼就能看见堂屋的供桌、墙上的家堂轴子。所有人都会安静下来，虔诚地看一眼，再与主人攀谈。这是家乡人对民俗的敬重，发自内心的，自然而然。

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，春节就落下了帷幕。大人们该上班了，孩子们该上学了，除夕请回家的老祖宗也该回去了。下午四五点钟，爷爷带一支蜡烛，一串鞭炮来到祖坟前，点燃蜡烛，放响鞭炮。当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消失在天际，蜡烛化成了灰烬，鞭炮最后的余音也消失殆尽。送家堂，走走的是仪式，留下的是思念；结束的是民俗，传承的是家风。一纸家堂，挂的是名字，记的是根；燃的是香火，暖的是人心。一年又一年，家堂依旧，年味绵长。

